

外国文学知识丛书

俄罗斯的人民
诗人——莱蒙托夫

刘保端

北京出版社

外国文学知识丛书

俄罗斯的人民诗人——叶蒙托夫

Eluosi de renmin shiren—Lalmengtuofo

刘 保 端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124,000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5,400

书号. 10071 555 定价: 0.91元

目 次

一	震撼人心的《诗人之死》	• 1 •
二	孤独寂寞的童年	• 10 •
三	贵族寄宿中学	• 25 •
四	塞列得尼科沃之夏	• 38 •
五	莫斯科大学	• 43 •
六	近卫军军官学校	• 64 •
七	初入文坛	• 74 •
八	诗坛上一颗灿烂的新星	• 86 •
九	第一次流放	• 99 •
十	重返彼得堡	• 117 •
十一	第二次流放	• 129 •
十二	彼得堡休假	• 144 •
十三	叛逆者的形象	• 153 •

——浪漫主义长诗《恶魔》和

《童僧》

十四 “英雄”的形象 • 171 •

——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当代英雄》

十五 诗人之死 • 180 •

十六 结束语 • 198 •

*

*

*

附：莱蒙托夫生平和创作年表 • 202 •

震撼人心的《诗人之死》

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公历二月九日），在沙皇俄国的首都——彼得堡流传着一个不幸的消息：人民爱戴的诗人普希金在前一天的下午，同一个姓丹特士的法国人进行决斗时，腹部中了枪弹，现正在家中养息，也许不久于人世了。

这个消息象插上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彼得堡的大街小巷，人们到处都在谈论这场决斗，互不相识的人也都聚拢在一起，互相打听不久前发生的这场决斗的详细情形。人们议论纷纷，都为诗人遭此不幸而惋惜和愤愤不平。大家都同情普希金，指责丹特士的行径如同凶手一样。

这时，普希金正在他那距离涅瓦大街不远的莫伊卡滨河道十二号的住宅里，忍受着巨大的伤痛，等待着死神的降临。他最亲近的朋友——诗人茹科夫斯基、彼得·维雅

杰姆斯基、彼得堡大学的校长普列特尼约夫、已故作家卡拉姆辛的寡妻卡拉姆辛娜等都守候在垂危的诗人床前。而那些热爱诗人，被他的诗歌所感动、所鼓舞的广大读者，则伫立在普希金家的门外，惊惶不安地等待着从住宅里传出来的每一个消息。茹科夫斯基不时地把诗人的病情转告给守候在门外的群众。这一夜过得真长啊！大家盼啊，盼啊，盼着诗人能够战胜死神，重新出现在涅瓦大街上。但是，这一天是再也不会到来了，一月二十九日午后二时四十五分，普希金与世长辞了。

彼得堡的冬天白雪皑皑，下午三时已是黄昏。普希金逝世的这一天，天空阴云密布。诗人逝世的消息召唤着成百上千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有妇女、儿童、老人、学生、官吏、文学家，以及身披羊皮外套和衣衫褴褛的平民，一齐奔向普希金的住宅，把莫伊卡河畔，彼夫捷斯基桥头挤得水泄不通。大群的人流、轿车、运货车、轻便马车，从四面八方朝着这一个方向涌来。人们在雇车时只要对车夫说一声：“到普希金家去”，车夫们便知道该往什么地方驱车前进。

普希金的死亡成了全体人民的哀痛，大家都明白，这是俄罗斯民族无法弥补的损失。代表人民意愿的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带着他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的热爱，永远地离开了人间，一颗诗坛的巨星殒落了。

就在这时，正当人们向诗人的遗体告别的时候，在离普希金的住宅不远的涅瓦大街上，普希金常常去买糖果的

著名的沃尔夫糖果店里，聚集着一群青年人，他们并不是在买糖果，而是在听一个文学家朗诵一首诗：

诗人死了！——这光荣的俘虏——
倒下了，他被流言蜚语所中伤，
胸中带着铅弹和复仇的渴望，
低垂下他那高傲不屈的头颅！……
诗人的心灵再也不能容忍
那烦琐非礼的侮辱和欺压，
和往常一样，他挺身而出，
反对上流社会的舆论……于是被杀死了！
他被杀死了！……如今，哀泣悲痛，
不必要的空洞的同声赞扬，
还有那徒劳的申辩，又有何用？
命运的最后判决已然决定！
不正是你们最先这样凶狠地
迫害他那自由勇敢的天才，
为了给自己寻欢取乐，你们
又把那将熄的大火煽惑起来？
怎么？你们称心如愿了……而他
却无法忍受这最后的磨难，
稀有的天才象火炬般地熄灭了，
那辉煌壮丽的花冠也已凋残。

他的凶手冷酷无情地射出了
致命的枪弹……再也无法挽救，
他空虚的心平静地跳动
手上的枪也不曾颤抖。
有什么奇怪？……他正象
千百个亡命之徒，从远方
为了猎取幸福和高官厚禄，
被命运抛掷到我们这里，
他无礼地蔑视和嘲笑
异国的语言和风习；
他对我们的光荣不会珍惜，
就在那血的瞬间，他也不明白
他的手是向何人举起！……

他被杀害了——被坟墓带走，
正如他曾用惊人的妙笔歌唱过的
那个无名的可爱的诗人，
那个满怀妒意的牺牲品，
被残酷无情的手所击毙^①。

他为什么要抛开平静的安逸和纯朴的友谊，
走进这充满嫉妒的、使自由的心灵

① 指普希金的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里的连斯基。他因奥涅金在一次舞会上追求他的未婚妻奥丽加而要求决斗，在决斗中被奥涅金所杀。

和炽烈的热情窒息的污浊的世界里？
他，从年轻时就已看穿了人们的心意，
为什么还要向那渺小的中伤者伸出手来，
为什么还相信他们的花言巧语和虚情假义？……

他们摘掉他原来的花冠——又给他戴上
一顶插满月桂枝的荆棘的花冠，
那荆冠上看不见的芒刺
狠狠地刺伤了他光辉的脸；
那些可笑的蠢才用奸黠的流言
伤害他直到他弥留的最后瞬间，
他死了——带着无用的复仇的渴望，
带着被欺骗的希望留下的隐秘的遗憾。
他那奇妙的歌声已经沉寂，
再也不会放开嘹亮的歌喉：
歌手的幽居阴森而又狭小，
他的嘴已被紧紧地封牢。

青年们每人迅速地抄下了一份，两天以后，这首诗便传遍了彼得堡全城。所有能够得到这首诗的人都在传抄、阅读、背诵。

这首诗上的署名是“莱蒙托夫”。

大家在互相询问：这个莱蒙托夫是谁呢？

原来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近卫军骠骑兵团的旗手。米

哈伊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的名字立即随着《诗人之死》的手抄本传遍全城。

人们开始谈论他，惊异他那成熟的诗人的才华和敏锐的政治嗅觉。他的诗不仅节奏铿锵，韵律和谐，而且对于诗人之死的看法是那么正确。他指出诗人一生由于热爱自由而受到上流社会的谗言诽谤，但是从来也没有屈服。正是因为诗人敢于反对上流社会的舆论，不与他们同流合污而惨遭杀害。杀害诗人的丹特士，是法国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时被迫逃亡到俄国来的保皇党人。他来到俄国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追逐个人的幸福，猎取高官厚禄，当然不会珍视俄国的语言和风俗，更不会爱惜俄国人民引以为荣的一切。于是，他便冷酷无情地向俄国人民的光荣与骄傲——最伟大的人民歌手举起了罪恶的手，射出了可怕的枪弹，夺走了诗人宝贵的生命。莱蒙托夫的诗正好代表着当时进步的社会舆论，说出了人民的心声。

沙皇政府对由于普希金的逝世而激起的群众热潮惊恐万状。他们从成千上万的人伫立在普希金的住宅外面，等候着向诗人告别的场面，看出了诗人和人民的亲密关系。为了避免在京城举行盛大的葬礼，沙皇政府命令，不准在报纸上发表对诗人表示哀悼的文章和消息，不准举行公开的葬仪。普希金的灵柩是在一月三十一日的黑夜里由宪兵押送着，从彼得堡匆匆地运往普斯科夫省的圣山镇教堂墓地埋葬的。

沙皇政府和上流社会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在普希金

生前百般地迫害他，在他死后，仍要用谰言秽语攻击他。他们把一切过错都推在普希金身上，而对凶手丹特士则多方袒护。他们声称，丹特士做得很对，很正派，完全象个绅士。又说，这次决斗完全是普希金和丹特士个人的事情，与普希金的诗歌创作毫不相干。他们还说，荷兰驻彼得堡公使格克伦和他的干儿子丹特士不应受俄国法庭与法律的制裁。他们用这样的办法来为自己在幕后制造杀害普希金的罪行开脱。

沙皇政府和上流社会的这些言论，简直是对俄国人民的侮辱，它激起了社会进步舆论的愤怒。满腔义愤的莱蒙托夫，在他那已经以手抄本形式广为流传的诗后，又补写了十六行，这十六行是专门针对俄国的权贵们而发的，正好回答了俄国上流社会对诗人之死的诽谤，发出了人民对“蜂拥在宝座前的贪婪的一群”的愤慨和声讨：

你们，以下流卑贱而闻名的先人们
孽生下的傲慢无耻的儿孙，
用你们奴才的脚践踏了
幸运的角逐场中败北的人！
你们，蜂拥在宝座前的贪婪的一群，
是扼杀自由、天才、光荣的刽子手！
在法律的荫庇下，法庭和真理
对你们一向是噤口无言！……
但是，荒淫的宠臣啊，还有上帝的法庭！

那里有雷霆般的裁判，
他早已看透了你们的心思和行径，
也决不理睬金银清脆的响声，
那时候你们的诽谤也将徒然无用。
谰言诽谤也帮不了你们的忙，
你们也不能用你们全部的污血
把诗人正义之血洗涤干净！

如果说在一月二十九日写的诗里，莱蒙托夫指出杀害普希金的凶手只是丹特士；那么，在这十六行诗里，诗人则明确地指出，杀害普希金的是整个上流社会，是沙皇和他的宠臣们。正是这些自由、天才和光荣的刽子手支持了丹特士，才使他敢于向俄国人民的伟大歌手行凶。诗人愤怒地喊出，即使法庭和真理对你们都无能为力，那么还有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将是最严厉而公正的。

这种大胆的言论和对沙皇政府的抨击，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人们仿佛在死一般的沉寂中听到了令人振奋的钟声，仿佛在冰封的大地上发现了一泓活水。这令人鼓舞的每一个诗行都象一道道革命的召唤，把人们引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共同目标。人们对这十六行诗又是争相传阅、抄录和诵读。

不久，沙皇的宫廷里也见到了这首诗。沙皇和他的宠臣们马上便明白了莱蒙托夫的诗中所攻击的正是他们。这在当时黑暗的君主专制时期，是完全无法容忍的。于是沙

皇命令第三厅（沙皇的特务机构）厅长兼宪兵司令卡肯道尔夫负责审理莱蒙托夫的案子。

莱蒙托夫被逮捕了。案子审理了四天。结果，他被判以原任官级调到正在高加索同山民作战的尼日哥罗德龙骑兵团。诗人一开始步入文坛，便和他的许多正直而酷爱自由的前辈诗人一样，踏上了棘草丛生、坎坷不平的道路。

这时，莱蒙托夫是二十二岁。

孤独寂寞的童年

米哈伊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于一八一四年十月



童年时的莱蒙托夫

三日(公历十月十五日)诞生在莫斯科。出生后不久,便被带到外祖母的领地奔萨省谦巴县塔尔罕内村,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童年是无忧无虑的,但却是孤独的。不到三岁时,他的母亲玛丽亚·米哈伊洛夫娜便去世了。诗人的母亲喜爱音乐,会弹钢琴,也

爱读诗，有时自己也写诗。她有一本纪念册，里面抄录了许多她的好友写作的缠绵悱恻的诗。后来这本纪念册落到了莱蒙托夫的手里，他也在那上面写诗，画画儿。

他的父母的婚姻是很不幸的。父亲尤利·彼得罗维奇·莱蒙托夫出身于一个破了产的古老的贵族家庭，曾在军队里服务，后来以上尉的官级退职，定居在土拉省自己的领地克罗波托瓦。有一次，他在附近的地主家里认识了一位去亲戚家作客的贵族少女玛丽亚·米哈伊洛夫娜·阿尔塞尼耶娃。



诗人的母亲——玛丽亚·米
哈伊洛夫娜·莱蒙托娃

玛丽亚爱上了这个年轻漂亮的上尉。

但是玛丽亚的母亲伊丽莎白·阿列克塞耶夫娜·阿尔塞尼耶娃出身于名门望族的斯托雷平家，同上层社会关系极为密切，又是一个很有钱的寡居的女地主。她坚决反对女儿的这门亲事。她认为，同这样一个破落的穷贵族联姻，有辱自己的门第，但是玛丽亚的态度非常坚决。为了满足独生女儿的要求，伊丽莎白·阿列克塞耶夫娜终于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不久，玛丽亚·米哈伊洛夫娜便同尤利·

彼得罗维奇结了婚。他们同伊丽莎白·阿列克塞耶夫娜一起住在塔尔罕内的地主庄园里。

婚后，年轻夫妇的生活还算美满。但是不久，双方便



诗人的父亲——尤利·彼得
罗维奇·莱蒙托夫

发现他们的结合并不幸福。玛丽亚·米哈伊洛夫娜是一个温柔、善良、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感情非常细腻，性格柔弱，又热爱生活，村子里的人都很喜爱她，对她保留着极好的印象。尤利·彼得罗维奇却是一个神经质的、性情暴戾的人，在军队中还养成了酗酒和赌博的习惯。据说，他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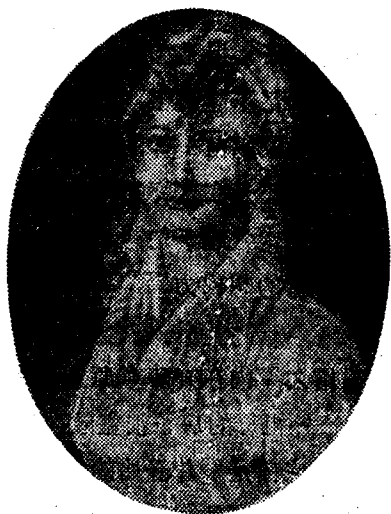
因为这些原因而被迫退职的。因此，他们的家庭便开始出现了不和。

伊丽莎白·阿列克塞耶夫娜由于担心女儿的健康，还在莱蒙托夫未出生前，便带着女儿和女婿从塔尔罕内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红门附近的一座古老的木屋里，玛丽亚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们给他取名米哈伊尔，小名就叫米舍尔。

米舍尔出生后不久，一八一五年早春，举家迁回塔

尔罕内。米舍尔的出生使家庭的紧张气氛得到缓和。但是，这种局面却没有维持多久。玛丽亚并没有从丈夫方面得到她所期待的爱情，最后抑郁而死。死时还不到二十二岁。那时她的爱子还不满三周岁。

妻子死后，尤利·彼得罗维奇便离开塔尔罕内，回到土拉省自己的领地去了。他本来希望把儿子带走，但是外祖母无论如何也不肯让孩子离去。尤利·彼得罗维奇在得到岳母许诺在她死后外孙享有她的全部财产继承权以后，才同意把孩子留在岳母身边。他偶尔也到塔尔罕内来看看儿子，对儿子非常亲切。但是，由于和岳母的关系过于紧张，他总是来不多久，就又回去了。孩子对他也没有很深的感情。



诗人的外祖母伊利莎白·阿列克塞耶夫娜·阿尔塞尼耶娃

关于父母亲在婚姻上的不幸，是在莱蒙托夫长大以后，在莫斯科生活时，父亲再次要求领回自己的儿子时，才从外祖母那里听到的。这样的家庭悲剧在多情的孩子的心上留下了伤痛的痕迹。莱蒙托夫后来以自己的家庭悲剧为素